


杨宏著

# 热血家族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热血家族

杨宏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杨 宏 2009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血家族/杨宏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13-3397-5

I. 热… II. 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8940 号

## 热血家族

---

责任编辑 韩忠良 郝庆春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5mm×250mm

字 数 390 千字

印 张 20.5

插 页 2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制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313-3397-5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230023

高有才踏入吴老三家门的时候，高有旺已经输掉了全部家当正把媳妇押上赌桌。他拨开围观的人群站在堂弟的身后，掏出烟袋点着，静静地看着。屋子里烟雾和呼吸的浊气令人作呕，屋地的中央摆放着一张长条桌子，桌子上一盏油灯发出滋滋的声响，周围坐满了十几个赌徒，他们把目光都集中在高有旺的脸上。一位老者说：“有旺，听叔一句劝，房子没有了可以再盖，田地牲口没有了可以再买，你手气太坏，甭说你把媳妇押上，就是连你一起押上都得输掉。”高有旺举起手中的纸，大叫：“妈的，是我输不起还是你们赢不起？赢了就想跑？俺媳妇今年二十五，长得又水灵又漂亮，是俺家用两担谷子两袋大豆和两头牛娶过来的，现在一律减半。”一个长着小胡子的赌徒盯着那老者，扑哧一笑：“行了郝老大，你赢了人家的房子，现在假惺惺地装啥？来来来，有旺，你把你写的纸放在桌子上，咱俩一把叫。”在一片哄闹声中，小胡子将手中的骰子举在半空使劲摇了摇，猛然把骰子投进摆在桌子上的陶瓷大碗里，口中一声脆响：“六呀……”旁边看热闹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还有几个人帮着喊：“六……六……”有旺也站起来喊：“眼子……眼子……”三粒骰子在碗中转着，发出叮当的响声，两粒骰子先定在碗中，显示是两个红点，第三粒最后在碗中滚了一个身，定为六点。高有旺呆呆地望着碗中的骰子，呜嘎地叫了一声。

高有才拍了拍有旺的肩膀。有旺抬起头，瞪着血红的眼睛问：“哥，你咋来了？”高有才调侃：“你来得我来不得？你手痒我手也痒，我也弄两把。”有旺将座位让给了哥哥。高有才从烟口袋里捏了一捏烟末，装进烟袋锅，用手压了压，将烟袋锅凑向油灯点着后，伸手抓起了碗中的骰子，笑了笑：“我就不信俺高家的手气这样差，俺弟输了，我也能输？”赌徒们一起喊叫起来：“俺们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高有才一撇嘴：“一把牌，一袋烟的工夫，耽误不

了多长时间。你们把赢有旺的房契地契还有写的纸和钱啥的都放在桌子上，我就赢这些东西。”一个赌徒问：“赌场的规矩你懂吗？”高有才爽快地说：“输要输得干净，赢要赢得光明，输光了拍拍屁股就走人，赢了是英雄，输了也要是好汉。”小胡子说：“老兄的赌品可比你那弟弟强多了。”指了指桌子上的房契地契和高有旺输的钱说，“这么多东西，就怕老兄没钱翻本。”高有才仰天大笑：“你也忒小看我了。”放低声音说，“我有黄货。”十几个赌徒互相望了一眼，纷纷将东西押上。高有才拿起桌子上的东西，用手掂了掂，重新扔在桌子上，弯下腰，挽起了裤腿，几个赌徒都探过头来。高有才伸手扯出别在后腰带上的杀猪刀，猛地砍下去，在赌徒们的惊叫声中，高有才将手中血淋淋的肉往桌子上一摔，冷冷地说：“我赌肉！赌人肉！”迅即从身后又拔出了另一把杀猪刀，灯光照在长长的刀锋上，反射出暗紫色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下注，下注。”高有才高喊，“我的腿在流血，血可比金子贵多了。”小胡子哆哆嗦嗦伸手来拿桌子上的东西：“我不赌了，你这是赌命。”高有才挥刀将小胡子的手钉在桌子上，高声道：“不赌，我的血岂不是白流了？肉岂不是白割了？！”小胡子惨叫道：“有旺的东西我不要了……”其他的十几个赌徒则跪了下来，纷纷表示有旺的东西不要了。高有才虎目圆瞪，目光如电，环顾了一下屋子，见高有旺也跪在那里，伸腿踢了一脚：“听到了吗？是他们不要你的东西，不是咱们赌输了不给，这一场赌肉，咱赢了，他们输了，就算扯平，谁也不欠谁。有旺，收拾你自己的东西，咱们回家！”

高有才骑着驴，有旺跟在身后，走到半路见高家村的人举着火把，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棍棒、铡刀、铁锨、镐头之类的东西迎了上来，赵德福颤抖着声音说：“有才，你刚走买子就到俺家说你揣着杀猪刀去了镇上，我怕你吃亏，就来迎你。”大儿子建刚手里握着铡刀冲到面前喊：“爹，你脸色蜡黄，狗日的把你咋了？”高有才说：“事办妥了！”

高有才家屋里屋外聚满了老人孩子和各家各户的女人。高有才的女人买子贤淑的脸上尽是焦急和期盼。高金川在二儿子高有升的搀扶下也来到了高有才家，嘴里不停地骂高有旺是畜生败家子。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惊呼：“他们回来了，看，是火光。”屋子里的人拥到院子里一起欢叫起来：“是他们！”“他们回来了！”几个性急的已向火光的方向迎去。高有才骑着驴进了院子，人们看见他立即像欢迎英雄一样欢呼起来。高有才脸上露着笑，跳下坐骑对身旁的人说：“给它喂点料。”买子脸上流着泪问：“咋了你？脸色咋这样难看？”

高有才进了屋，立即有人递上烟，他抽了一口说：“女人出去，买子留下。”待女人们出去以后，他把烟袋在炕沿上磕了磕，站起来，从后腰抽出杀

猪刀往炕上一扔，褪下裤子，人们一片惊叫，他的左小腿上少了小碗口大的一块肉，血已经灌满了棉鞋。买子一边流泪一边用温水浸泡粘在棉裤上的血肉。人们愤怒了，开始是询问高有旺事情的经过，搞明白事情的经过后，接着是责骂，后来有几个压不住火的将高有旺掀翻在地一阵捶打。屋子里的骂声和高有旺的哭喊声传到院子里，院子里的人群立即一阵骚动，互相打听询问，人们将屋子里的事传到院子里，待消息传到站在院子外女人们耳中的时候，消息已经失实，由高有才割掉小腿上的肉，变成了高有才自己割掉了传种的那个东西。有几个女人低声嘀咕着：“那可咋办？”“买子……”“好在有才有了三个儿。”……这件事平息后，女人们问自己的丈夫，是不是高有才割了那个东西换回了有旺的家产。男人回答说，不是，割的是腿上的肉。但女人们不信，直到第二年的夏天亲眼见到高有才小腿上的那块疤痕，才解除了她们的猜疑。

高有才喝止了殴打高有旺的人，对高金川说：“三叔，由我处治有旺你心疼不心疼？”高金川恨恨地说：“你就是宰了这畜生我都依你，权当我没有这败家的货！”高有才说：“有你这话就行。”转身对赵德福说，“二叔，你把人叫到碾场上，我有话说。”赵德福关心地劝告：“有才，你伤得这么重，是不是天亮了再说？”高有才坚持：“今儿的事，今儿就得办完。”买子给高有才敷上了高金川和赵德福拿来的止血和疗伤的药，绑缚好后，穿好裤子，跳下炕。碾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四周点满了松树明子，偌大的碾场被照得雪亮。人们见高有才蜡黄的脸泛起了血色，人群像欢呼万岁那样欢呼了高有才。高有才站在土墙上，将目光扫视了一下人群。明海拿来凳子让高有才坐下。高有才不坐，他要站着。高有才最后把目光盯在高有旺的脸上，又迅速地收回目光，大声喊道：“高家出了一个败家子，高家村出了一个败家子。给咱们的脸上抹了黑，丢了高家的脸，也丢了乡亲们的脸，有才这里给你们赔罪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有旺，该处治！”人群中立即爆发出震天的吼声：“该处治！”“打死这个败家子！”“把他腿上的肉也割下来！”有几个女人尖声喊道：“剮了他！”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高有才没有笑，摆了摆手说：“赌钱又不是杀人，不能打死，打死他，咱犯国法，不合适。割他腿上的肉也不行，他的毛病不是犯在腿上。”高有才面孔一板，对高有旺说：“我今天处治你，你怨不怨我恨不恨我？”高有旺吓得全身发抖，扑通跪了下去：“哥，别剮我，我还没有儿哩！”高有才说：“就依你。”转头对碾场上的人说，“赌钱就是爪子痒，他的毛病出在爪子上，我看他是用右爪子抓的骰子，就治他的右爪子。”从明海的手中接过事先准备好的斧子，几个高姓的壮小伙子架起有旺来到一个木墩前。高有才稳重地走过来，毫不迟疑地挥起斧子麻利地砍了下去，一点不差地剁下

了高有旺的小手指，接着是中指，再接下来是无名指。高有旺杀猪般地叫着，高有才高声问道：“还赌不赌了？”高有旺大叫：“不赌了！”高有才冷冷地说：“再赌高家就没你这号人。”

石榴透过人群的间隙窥望着高有才魁梧的身材，她被征服的同时身体也战栗起来，此时她才完全相信人们以往关于高有才的谈论并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故事。石榴十六岁就来到了高家村，她的父亲唐老人在得到媒人二老婆子送来的两袋豆子和五十个鸡蛋遂做出决定，将自己最娇美的五姑娘许给了比女儿大十五岁的石狗剩。她在还没弄懂怎么回事就被扶上了花轿，一阵鞭炮响过，带着硝烟便匆匆地入了洞房。她甚至没看清新郎的模样，就被撕碎了衣裳压在身下。早晨醒来，她看见一个罗锅小老头举着一块带有污秽和血渍的白布兴奋地从炕上跳到地上，又从地上蹦到炕上。石榴明白这个老头儿就是自己将要厮守一生的男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而男人早已像得胜的将军举着那块代表尊严的白布，奔走在高家村的大街小巷。

石狗剩爹娘死得早，长年的哮喘使他脸色青紫佝偻矮小，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石榴一旦尝到男女交欢的甜头便无法节制，她晚上早早煮好饭，吃罢晚饭熄了灯，两个人就做他们之间唯一愿意做的事。半年过去，狗剩的脸色变成青黑色，头发也花白了半边。石榴不管，她有一片肥沃的土地，需要有足够的水分来灌溉，转过年肚子鼓了起来。狗剩蹲在院子里抽着烟，在石榴叫喊声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狗剩听到孩子的哭声，便扔掉了手中的烟袋冲进屋里，看了看孩子的要害部位，狠狠地瞪了一眼女人：“和你一样，中看不中用。”转眼英子已经六岁，石榴再也没有怀上孩子的迹象。而狗剩的身体在石榴极其凌厉的攻击下变得越来越虚弱了，哮喘使他通宵地头拱在炕上屁股撅得高高的。狗剩心焦，他把女人怀不上孩子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身体不好。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女人的肚子又鼓了起来。待又一个春天来临，狗剩抱上儿子来到了高有才家，让他给孩子取个名。高有才只看了一眼，将烟袋锅在鞋底上敲了敲，望着屋前的山岭说：“既然是春天来的，就叫春来吧。”

石榴喜欢去高有才家，喜欢和买子说话。但不久，高有才的儿子建成从女人的眼神中洞察了女人对父亲的心理，用眼睛阻止了她的再次登门。高三福问为什么要这样。建成告诉他，这个女人眼像狐狸脸像桃花走起路来像蝴蝶飞。这个观点至少三福是不同意的，不过他还是坦言他愿意听女人的笑。虽然去年秋天女人伤了三福的心，但三福一点都不怪女人，他把责任全推到了二牛的身上。他对建成说：“瘟灾的二牛，嘴真毒。”

三福七岁就到高有才家放牛，可他从来不把牛群赶到南山根下。听老人说

那里有一条瓦缸口粗的大蛇，已成了气候。赵德福在南山采蘑菇时就曾看见有一个很美的女人领着一个俊俏的女孩儿钻进了半山腰的山洞里，从此便给三福留下了恐怖的印象——美女和女孩儿是蛇精幻化成的。

那天，三福和往常一样把牛群赶到草甸子上，然后叼着草根仰躺在田埂上，耳旁便响起了牛儿们嘎嘣嘎嘣咀嚼的歌声。他喜欢听这声音，这声音和他劳作一天端起饭碗的感觉一样美妙……一觉醒来，他从歌声中准确地判断出少了一个音符，那是懒蛋子的咀嚼声。懒蛋子耕田拉车行动迟缓是高有才给它冠此外号的主要原因。但不久高有才就意识到这个名字并不完全正确，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懒蛋子冲向母牛的动作迅速而敏捷，拼命的劲头和强悍的体魄很快确立了它在牛群中的领导地位。高有才说：“这货前世肯定是个淫贼！作了孽才投生为畜生。”

三福爬起来，四处张望，当他的目光落在远处懒蛋子身上的时候，不由得又惊又怒，懒蛋子只有对异性渴望的那种迅速而敏捷的行为出现了——直扑南山脚下的高粱地。三福低声骂道，狗日的，得给你点厉害尝尝。他蹑手蹑脚靠近那片高粱地，懒蛋子正用长长的舌头卷下高粱穗子。三福扬起手中的石头却在半空中猛地停住，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他的头发立了起来，腿发起了抖。

声音是从土埂后面的长草中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三福转身跑了两步，听到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有人！”一个男人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没有，是牛。”三福心说，听着这样难受挣死罢命的声音，没准蛇精在下蛋，妈生六福的时候就是这样叫的，我得看看蛇是咋样下蛋的，再捡回几个，看有才叔是个啥样。他手中攥着石头悄悄地爬上田埂，心惊胆战地拨开身前的长草。他看见不是蛇精在下蛋，是两个白花花的人形肉体。三福脑袋轰的一声变大了，又嗖的一下变成空白，接着胸膛中像要炸开一样振奋。他想跑，可心又不让他跑。当他的目光停留在那对颤动着的乳房上的时候，就再也没有离开。女人左乳头旁边有一个大大的红痣，像趴附在牛耳朵后面的把甲。这个东西只有石榴婶有，我吃过她的奶。三福心里暗骂，这鬼太不要脸，这么大的人还吃奶，这是欺负人。他霍地站起来：“畜生，你还要吃多少才是个够！”这一不是很大的喊声，犹如初春的炸雷，两个人同时抬头看三福。三福手里攥着石头看着骑在石榴身上的男人愣住了：“二牛？那是春来的奶，你咋就嘞吧个没够？”

二牛十八岁，是佃户刘金贵家的二儿子。刘金贵共有十个儿子，他的妻子按两年一个均匀地分配，给他生了十个小牛。二牛长得虎背熊腰，胳膊有碗口一样粗细，大鼻子，大嘴巴，宽阔的黑脸上安放着一双环眼。二牛见是三福，



慌忙翻身就要从石榴身上滚下来，身体却被石榴箍得紧紧的，两个人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压倒了一片草。

石榴说：“三福，婶奶多，棒得慌。”

三福看着满脸是汗眼睛喷火的石榴，笑了：“婶，再棒得慌，喊我……别看咱小，干这事肯定不比他差。”

“晚上婶在家等你，可别告诉别人二牛哥吃我的奶，别人会抢哩！”

“婶把咱当傻子了，我不说，晚上我肯定去。”对二牛说，“看你那熊样，吃奶咋还把裤子脱了？你当在东家磨盘上吃面条呢，解解馋就行了！”

晚上，原本能吃两碗糍子的三福只吃了一碗，二牛却吃了六碗，比平时多了一碗。三福暗暗高兴，随即又心惊纳闷，这货吃了那么多的奶水，咋还能吃这么多的饭？高有才端着烟袋走过来，坐在对面的凳子上：“三福，把牛拴牢了，有旺家的高粱被牲口偷了嘴，骂了一下晌，现在还没住嘴呢。”三福答应着，用眼瞟着正在吃饭的二牛。二牛好像没听到，闷头吃得更欢实了。

三福给牲口上了草充了料，回到屋里见二牛已经发出了鼾声，向院里瞅了瞅，侧身溜了出去。

石榴家低矮的草房坐落在高家村边缘那一片杨树林子的后面。三福推开门见春来正在吃奶，吃的是石榴有红痣的那个奶子，另一只小手则捂着另一只奶子。石狗剩趴俯在炕上的油灯下，正在吃一块包米饼子，英子躺在炕梢已经睡着。

狗剩问三福：“听说有旺家的高粱被牲口偷了嘴，还在骂？”三福看着石榴。石榴笑着说：“不哩，不骂了，骂了一下晌了，累了，听说是蛇精作的孽。”狗剩干咳着说：“听说有牛糟蹋的脚印，那畜生连人形都能显，牛自然也能变得出。”三福见春来吃个没完，有些心焦，更让三福害怕的是春来吃完了那个有红痣的奶子，又把嘴探向了石榴的另一个奶子。他忍不住伸手拍拍春来的脑袋：“吃饱了就歇歇吧，给我留点，我留着肚呢。”狗剩将送到嘴边的饼子停住，打量着三福问：“你要吃奶？”三福郑重地点了点头。狗剩将饼子送进口中咀嚼着，那模样就像高有才家的懒蛋子在反刍。待狗剩将口中的饲料放进胃中，舔了舔发黑的嘴唇，一阵咳嗽之后：“你回吧，多大了还吃奶？那奶水春来还不够吃呢。”三福脱口就说：“咋？二……”石榴急忙将春来推给狗剩子说：“天黑了，狼多，我送他，别给狼叼去了。”

刚出院子，石榴掀起了衣衫将奶头塞进了三福的口中，三福使劲吸吮了几下，发现口中的奶水还没充满牙缝，抬头问：“婶，咋没有了？”石榴放下衣襟说：“都让春来吃了。”三福急眼了：“不是说好给我留着吗？咋说话不算数呢？我今晚上还特意少吃了一碗饭呢。”石榴转身进屋，咣当一声把门关上。

三福愣在那里，越想越清楚，石榴的那对大奶子春来是说啥也吃不了的，肯定是二牛吃盛了嘴，把我的那一份也哏去了。他望着夜空大声骂起来，瘟灾的二牛，瘟人咋不瘟死你。进屋见二牛正在抽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嘴真毒！”

高有才喜欢早起，天长日久便养成了习惯。起来后他先到牲口圈里转一圈，给牲口早早地上料，然后蹲在牲口棚的角地上，掏出烟袋装上，点着后用手压压支棱起来的烟叶，嘴上静静地吸着鼻孔中使劲吐着长长的烟雾，耳朵中听着牲口咀嚼草料的声音，便有一种满足。现在他有几十亩田地和成群的牲口，在古塔这个地方虽说谈不上是大户，但已是远近有名的富户了，更为让他自豪的是富裕的生活完全是靠他自己的辛勤劳动得来的。他极其鄙视那些当官的，因为他亲眼看到过本县的县官被革命党杀了头。但高家的祖训中规定男孩子必须读书，长子建刚读完私塾后不肯再读，高有才抽断了五根柳树条子，也没把他打回学堂。次子建强比哥哥小两岁，不但书读得好，还写了一手好书法，十二岁的时候，姑父把建强接进了省城继续读书。小儿子建成，捉鸟下河，读书不正心惹了不少祸，不是读书的料。女孩子高家是不主张读书的，女儿杏儿五岁，长得聪明机灵，她是他的心头肉。高有才抽罢最后一口烟，头有点晕，刚要咳嗽，咳嗽是他叫儿子建刚和长工二牛起床的信号，突然他听到头顶老梨树的树冠上有两只喜鹊在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他笑了，建刚快二十了，得给他娶媳妇了。咳嗽两声，一手拎着粪筐一手拿着铁锹向街上走去。高有旺指着树上的喜鹊说：“哥呀，刚子不小咧。”高有才脚步不停嗯的一声：“年前得把喜事办了。”

高有才在建刚三岁的时候给他定了一门娃娃亲，女子比建刚大两岁，是古塔镇首富王振庭的女儿。高有才定下这门亲事并不是看重王家的富有，而是看重王振庭过日子的派口，听媒人二老婆子说儿媳妇长得很美，比狗剩家里还要水灵，又识礼节，因为害羞脸上总是罩着一块红纱。高有才心里高兴，嘴上却是不屑：“好看啥用？又不顶饭吃，壮实一点能生孩子就行。金贵家里的壮得像过年的猪似的，人家两年一个小子呢。”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古塔也不例外。无论男女只要满三岁由父母做主，给儿女们选一个合适的人家，在满二十岁之后，男的娶媳妇，女的嫁出去。如果男女在十八岁还没定亲，不仅要被人怀疑和笑话，还有可能男的要打一辈子光棍，女的要屈身给人做小。祖宗的规矩是制造包办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高有才沿袭了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在几个孩子到三岁的时候都给他们解决了终身大事。除了建刚外，他还给建强在三道沟找到了合适的媳妇，给建成在王家村找到了相匹配的女子。他最满意的是给女儿杏儿找的那个婆家，嫁的是

古塔仅次于王振庭的第二号富裕人家张庆玉的长子张宝良，他和杏儿同岁。

刚入冬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地落将下来，高家村的山梁犹如一条条卧俯着的巨大银蛇，踩在雪地上好像踏进了棉花堆。高有才站在门口，仰头望着天。建刚从厦棚中拿出了推雪板，高有才吩咐：“把雪侍弄侍弄，推到院子外。”

买子正往灶下添柴，听高有才的话就知道丈夫要出门，停下手中的活问：“大雪天，往哪儿蹦跶？”高有才没吭声，背着手，进屋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地抽烟。妻子端上了饭菜，高有才将陶瓷大碗放在嘴边，吸溜一声，半碗小楂粥安稳地落入了肚中，鼻子尖上已现了汗迹，这才拿起筷子夹了一条萝卜咸菜，咯吱咯吱地嚼起来。一顿饭没有一袋烟的时间迅速地结束，他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一边往棉乌拉里絮包米窝窝一边说：“把衣裳找出来，去镇上建刚丈人家一趟，得把日子定一下。”妻子把高有才只有出席重大场合才穿的那件青色棉袍往他面前一放说：“路还没踩开哩，好天再去不行？”高有才说：“路总得有人踩，咱可没那样娇气金贵，好天还要上山打柴呢。”妻子说：“雪大，骑驴去吧。”高有才说：“人走都费事，驴能受得了？”

高家村距古塔镇足有二十里的路，相传在很早的时候这里有一座很高的塔，古塔镇的名字原由古塔而来，但现在塔是没有了。将近中午他坐到了亲家的炕头，王振庭斟满酒，在推杯换盏之间，在算命先生的一阵推算之后，日子敲定在腊月十二。高有才醉意朦胧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天刮起了大风，雪夹风抽打在他的脸上火辣辣地疼。他艰难地走着，抬头望了望天，却笑骂：“鬼天！”

转过山头，便看见山坳里的灯光，那是瞎子的住处。六年前，瞎子冒着细雪拄着拐棍来到了高家村，那天正是狗剩娶石榴的日子。高有才刚刚吃完早饭，正围着火盆抽烟，抽完烟后他要去给狗剩主持婚礼。这时，他听到院门外几个孩子的哄笑声，便穿上鞋，走出院子，见大门口站着个瞎子。瞎子四十多岁，焦黄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身着破旧的蓝色长衫，头上戴着毡帽，身后背着行李卷，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几个孩子正试图用一根长棍去捅瞎子的眼镜，另外的几个孩子正在抓起地上的雪一把一把地扬过去。高有才吼吼两声，笑骂了一句：“兔崽子！”几个孩子轰的一声散去。他咳嗽一声将嗓子中的浓痰吐在身前的雪堆上，雪堆上立即现出了一个圆圆的小孔。刚要转身入院，却听到身后的瞎子说：“老哥，给口饭吃。”高有才听瞎子的口音不是本地人，便慢慢回过头，身体却不完全转过来问：“算命打卦的吧？”高有才春天被两个南方人一唱一和坑去了一顿饭，额外还搭上了两块银圆三个响头，现在还窝火心疼，便说：“我不信这个，去给别人算吧！”瞎子说：“不准不

要钱。”高有才有意要嘲弄瞎子一番，就报上了岁数年龄时辰。瞎子张口就来：“你身前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但都没有保住，现在你是长子，身下有一弟一妹，弟弟十岁那年病故，妹妹嫁到外地，堂上老母健在，父亲已经仙逝。你十八岁成家，媳妇是距你家西北方的人，她与你同庚，你二十岁得子，家有良田，有牛马，是一个殷实不错的家庭。”瞎子的话引起了他的警惕，怀疑瞎子早已打探了自己。他没吭声，转身将布满老茧的手搭在院门上，刚关上了一半，瞎子又说：“你二十二岁死了父亲，那一年你发了一笔横财。”高有才搭在门板上的手停止了动作，手指僵硬地悬在那里嘴巴也大大地合不拢。

二十二岁那年，父亲死后过了七七，他去古塔办置年货，归来的路上在雪地上摔了一跤，爬起来手中已经多了一个沉甸甸的小布袋，拉开封口的细带，险些又摔倒，差点将年货扔掉跑回家。他满头大汗地回家吃过晚饭后，待确定母亲和妻子搂着儿子已经沉睡，悄悄下了炕，走到外屋把门插上，点亮灯，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布袋，在灯光下反复端详着那些豆粒大的不规则的金子。走进棚厦拿出了镐头和铁锹跳进了猪圈，在靠猪圈北墙掀开猪窝里的石头，挖了一个一米多深的方坑，将金子用油纸裹好，装进瓦罐，填上泥土，重新放好石头和草，一切都与原来一样，看着猪发出了鼾声后，进屋掏出烟袋吞吐起来。买子睡眼朦胧地问：“半夜三更的，你瞎咋呼啥？”高有才将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跳上炕，愉快地搂着买子的腰身，心里却搂着圈里的那头公猪。

“老哥，会害俺的！我会发啥横财？没影的事……”他见远处的赵德福正往这边看，急忙出来拉着瞎子的手进院，没进屋就喊：“买子，把饭热了。”买子见丈夫领着一个陌生人，便蹲在灶前点上火。她从不打听丈夫领回来的人，她对丈夫的服从比军人服从命令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有才把瞎子让在炕头，端过火盆，装了一袋烟递过去，冲灶前的买子喊：“炒两个菜，温一壶酒。”

瞎子将饭菜吃干净，拿起酒壶对在嘴上咕咚咕咚喝下去。高有才递过烟袋说：“先生，你再给俺看看，俺高家以后……”瞎子摆摆手打断：“我只算以前的事，以后的事我不算。”说完从兜里摸出几块银圆放在饭桌上说，“我还有一点事求你，我要在二道沟的山坳里盖个房。”高有才迟疑了一下说：“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盖啥房？别说那地方，就是古塔这穷山恶水的鬼地方，也没啥住头。先生是高人，到城里更活泛些。”瞎子笑了笑：“瞎子是守信的人，嘴严实着呢。”高有才讪笑起来。瞎子走出大门的时候小声嘀咕了一句：“重孝！”高有才一惊。这时狗剩家响起了鞭炮声，瞎子脸色一变，摇了摇头：“可惜……可惜……”进入腊月，高有才的母亲死了。从此，每年春天高有才都会带上自家人去给瞎子种上地，秋后又帮着收回去，但饭他是不

会在那儿吃的，瞎子也不与他客套。

瞎子家灯光的轮廓越来越大，他心里就有了一份自豪，这房是我领人盖的。猛然一愣，他是瞎子点啥灯？

北方冬夜的山风猛烈地摇动着路边浓密的森林古树，呼呼的啸声中夹杂着远处山坡上树枝折断的咔嚓声。他几次被山风吹倒身上已经沾满了雪，踉跄的步伐像汹涌的大海上漂浮的小船。他摘下狗皮帽子，用手拭了拭额头的汗水，向家的方向望了望，仿佛自己已经坐在了热热的炕头上，面前摆着燃烧正旺的炭火……这时，他的脑袋膨胀得比平时大了几倍，眼睛直盯着前方。在距他十步远的地方有十个光点一字排开，像夏夜里的萤火，阴森而诡秘。

高有才低声骂道：“杂种！”双手紧握木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十个光点，两只眼睛对十只眼睛，神情犹如决斗的勇士。风从他的耳旁刮过，雪在他身前打着旋，他浑然不觉，风雪在他的面前已不复存在。在他的眼里，这个时候世界上只存在五条狼，再没有什么比这五条狼更重要的了。人狼相持有一盏茶的工夫，站在中间的狼用爪子刨了刨身前的雪，突然嗥叫着闪电一般飞身扑了上来。高有才早有防备，在狼的身体还在半空的时候，也像闪电一般上前一步，大吼一声，嘎啦啦的声音穿透风啸，震荡山谷，手中的木棍噗的一声狠狠地击在狼的身上。狼在半空中一声惨叫，身体横飞出去，滚在路边挣扎几下便不动了。初战告捷，高有才受到鼓舞，大叫道：“杂种羔子！来吧，不怕死的上呀！”猛然他心里一沉，感觉手中的木棍轻了，用眼睛扫了一下自己手中的木棍已少了半截，他第一棍打出去的力量太大了。剩下的狼没有因为同伴的死而后退，相反发现了高有才惊慌的眼神便露出了白厉厉的牙齿，喉中发出阴森森的低吼，从不同的方向围了上来。高有才向后退了退靠在路旁的树上，双眼圆瞪盯着身前的敌人。又僵持一袋烟的工夫，狼发起了第二轮的进攻，四条狼同时向他扑来。他顾前顾不了后，一会儿便与四条狼在雪地中滚成一团。他在绝望中听到一声枪响，瞎子大叫：“快走……”

高有才进屋惊魂未定地坐在瞎子家的炕沿上，听到外面的雪地上发出了阴风一样的沙沙声和一阵阵由远及近的狼嗥声。他滚身下地，扑通跪倒在瞎子面前，咚咚咚就是三个响头。瞎子把枪放在桌子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说：“好险！若不是你的喊声大，我眼瞎耳朵灵，今天晚上你就要喂狼了。”扶起趴在地上的高有才叮嘱，“今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高有才看了看桌子上的盒子炮应道：“我懂！”爬上炕从窗缝向外张望，见屋外全是绿莹莹的眼睛。第二天，高有才带着家人来到了瞎子家，给他套起了高高的院墙。

积雪渐渐消融，从山下望上去，残雪点缀在山坡上宛如一群散放的羊群，阳光射在羊群身上，回返着刺眼的银光。高有才嘴里含着烟袋将懒蛋子套在了雪橇上，他要进山拉柴火。

要做新郎的建刚赶着懒蛋子走在前面，车上有斧子、镰刀、锯，还有绳子。高有才背着手，嘴里含着烟袋，不停地与村子里的人打着招呼。高有旺走过来说：“哥呀，山上的雪还大哩！”高有才嗯的一声。心里却说，屁话！我又不是傻瓜，不知道山上的雪大？待山上的雪都化透了，春耕也开始了，哪有工夫去侍弄柴火。远远地从河套的冰面上传来小儿子建成的喊声：“爹……”他没有抬头，依然背手走着，但当他听到女儿杏儿的喊声时，他停住了脚步，向冰面上望去。冰面上与建成一起玩耍的还有三福、赵明江的女儿燕子、二牛的三个光着脚丫的弟弟六牛、七牛、八牛。穿着小花棉袄扎着小辫子的杏儿跑来的时候，他笑了，并迎上去将他的宝贝杏儿举得高过了头顶，杏儿在空中笑着，他也毫不掩饰地哈哈地笑起来，将满是胡楂的脸贴紧女儿冰冷的小脸爱怜地说：“玩一会儿就回吧，天冷。”杏儿说：“爹，你也快回来，杏儿想你。”高有才心头热乎乎的，嘴上却说：“哄爹哩！”杏儿搂着高有才的脖子认真地说：“真的耶！”

高家村四面环山，山上长着参天的古树，烧柴对高家村来说不是难事，即使不上山在自家的房前屋后随便收拾一圈也能将饭煮好，但高有才从来不让自家的柴垛矮下去，往往买子烧饭的柴火是他几年前打下山的。他很熟练地从积雪中拽出树枝，用镰刀砍掉支棱起来的树杈，然后用长满老茧的手将树枝捋顺，树枝折断在寂静的山谷中发出悦耳的嘎巴声。这是去年冬天伐倒的树木，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已有八分干了。高有才把树枝捋好后，用绳子捆绑好，砍了一个树丫巴儿支起来，抬头看了看用锯锯木头的大儿子。建刚经过几年的

打磨和自己精心培养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庄稼把势，干起活来有模有样，娶了媳妇后完全有能力养家糊口。高有才在一阵满足中装满了爬犁，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对拿起鞭子的建刚说：“赶晌还能弄一车。”建刚嗯的一声答应。父亲又说：“过晌再弄一车就歇着。”爷儿俩走在车的两侧，爬犁后面的树枝划着雪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父亲掏出烟袋点着后说：“你大了，就要娶媳妇咧，要像个成家人的样，别整天和半大的小子们嘻嘻哈哈，你是哥哥，给弟妹妹做个样子。”建刚应道：“爹，我懂。”父亲说：“懂就好。”

他们刚进村口就听到从狗剩家传来了石榴的哭声，哭声悲切而有韵律。进入家门，买子就迎出来说狗剩死了。高有才一愣，吩咐建刚把车卸了给懒蛋子喂上草料。

石榴见高有才到来，哭声更大了。旁边人给他搬来凳子，他坐下来，点着烟，嘴里一边喷着烟一边吩咐这几个人去干什么，那几个人去干什么。葬礼在有条不紊而简单地进行着。三天后，狗剩下了葬，石榴成为寡妇。晚上，高有才躺在热热的炕头上。买子说石榴真可怜，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拉扯两个孩子可咋过？有才趴在被窝里，眼睛望着地上说狗剩死就死了，成天撅着屁股拱在炕上，活着也是受罪，石榴嘛……那是早晚要走道的。买子问：“你咋知道？”有才嘿嘿一笑：“你没看见她哭那儿声，纯属干号，脸上没有一滴眼泪流下来，狗剩是被她焯干了油才死的哩。”买子嗔怪：“都快当公公的人了，咋还没正经。”有才转过身，搂住买子。买子脸上挂着笑问：“你要干啥？”有才就笑。他已有几天没碰女人了。

腊月十二，天气晴朗，沟里沟外的人们都聚集在高有才家。高有才穿着那件青色的长褂，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毡帽，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满脸喜气地招呼每一个来捧场的客人。古塔镇有名的乡绅富户都如期到来，骑的驴马拴满了河边的树。瞎子是高有才早晨派二牛赶着车去接来的。建强也从省城提前回来。高有才为了使婚礼办得体面，杀了一头猪，格外请来古塔有名的大师傅烹调。高家村各家各户都随了礼，礼品五花八门，富一点拿的是银圆，拿不起银圆的就拿米、面、小米、大豆、鸡蛋。婚礼主事的是赵德福，高金川协助。高有才的本家哥儿们及小辈们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一切都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将近中午新媳妇的花轿来到了门前，花轿的后面是新媳妇娘家陪送的嫁妆，足足装满了两辆马车。人们看见车上的箱子和花花绿绿的用品都傻了眼，人们没有见过这样丰厚的嫁妆，就连见过世面的乡绅富户也啧啧称赞。这哪里是嫁姑娘，就是儿子娶媳妇也没有这样的排场。建刚未脱稚气和装出老成的脸，红得有些滑稽。在众人的引导下和新娘先拜天地，拜

了父母，最后互相拜了几拜，脚步笨拙地入了洞房。建刚心说，我宁愿去扛三天的柴，锄两亩地也不干这号事。当他压抑着那颗怦怦跳的心揭开新媳妇盖头的时候，他的心跳一下停止了，接着就是无法压抑的近乎疯狂的心跳。他还是羞了，他在极度的欢喜中听到屋里人一起发出了惊呼，这种惊呼有赞叹有嫉妒还有是羡慕，其中惊呼声音最大的是石榴。新媳妇是只有在唱大鼓的说书先生嘴里才能描绘出的那样美，含着粉嘟嘟的圆脸蛋，低垂长长的睫毛遮掩着明澈的含笑的眼睛，乌黑的头发高高绾起，露出白如凝脂的脖颈，尤其是在樱桃小嘴上叼着一朵红红的花，更显得娇艳欲滴，长长的手指放在膝上，白皙透明的手指尽头是一个个圆圆的小旋涡。

走出洞房的人都称赞新娘的美，买子乐得合不拢嘴。高有才庄重地与上亲客人推杯换盏。他让瞎子坐在他的上首，瞎子委婉地推辞了，高有才只好让他坐在他的下首，上首的位置让给了新媳妇的舅舅。

酒至正酣，赵德福急匆匆地进来，神色紧张地向高有才耳语一番。高有才举着酒碗的手停在半空，哦的一声，然后一口喝尽，对身边的瞎子耳语几句。瞎子站起来说：“找个空屋，我见见他。”高有才笑着说：“来个客人！我得去招呼一下，各位慢慢喝，去去就来……去去就来。”人们见他出来，便大声喊：“有才，来敬酒呀！”“有才叔，大喜呀！”“有才哥，恭喜呀！”高有才笑着说：“好喝！喝好！留点量，住一会儿我来敬酒可别仰歪了。”两个人来到院子外，见一个身材矮小的南方人冷冷地站在那里，身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赵德福很快清除了西厢房里的人，瞎子坐在桌子边，那个南方人坐在对面。“有才留下，别人都出去。”瞎子吩咐。高有才掩好门，瞎子拿出烟袋，装满烟点着，抽了一口，慢悠悠地说：“这确实是一个婚嫁的大凶日子。”高有才自从瞎子算出了他发横财的事，就对瞎子说过的话坚信不疑，听了这话差一点跳起来。瞎子和那个南方人脸色都冷冷的，只听瞎子又说：“今天有一位贵人路过或光临此地，本是大凶的日子却变成了千载难逢大吉的日子。”那南方人盯着瞎子，然后闭上眼睛，沉思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慢慢地站起来，说：“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今天才知道天外有天，在下告辞了。”高有才心里有了底，对南方人说：“老兄，今天是有才家的大喜日子，喝杯喜酒吧。”南方人说：“盛情领了，后会有期。”瞎子对南方人说：“兄弟，你是个好人，我和有才敬你了。”

瞎子刚要站起来，突然从桌子下伸出一只小手向瞎子面门抓去，瞎子反应奇速，捉住伸来的小手，摸了摸，面容一呆，问：“谁？”高有才抱出藏在桌底的杏儿说：“我闺女，杏儿。”杏儿指着瞎子脸上的眼镜问他：“爹，他脸



上戴的黑东西是啥？”高有才嗔怪：“你在这儿做啥？”杏儿仰起小脸嘘的一声，悄声道：“爹呀，我藏猫猫哩！”这时石榴的女儿英子跑进来，撞在瞎子的身上，瞎子伸手扶住，脸色又是一呆喃喃道：“一个美人坯子。”说完站起来离开了西厢房，背后传来了英子兴奋地喊声：“我找到你了……杏儿，看你往哪里藏！”高有才急赶两步来到了瞎子的旁边，只听瞎子自言自语：“高家的祖坟要冒青烟了！”高有才一愣，接着内心涌起了一阵狂喜。他颤抖着手牵着杏儿走出西厢房，脸上的庄重掩盖了内心的喜悦。

南方人手牵着小男孩正走向大门，男孩不住地回头看着酒席上的食物。高有才走到买子的旁边问：“还有鸡腿吗？”买子笑着回答：“还有一个，是给你留的。”高有才笑着说：“给我。”高有才把鸡腿递给杏儿说：“杏儿，给那小孩送去。”杏儿接在手中，跑了出去，把鸡腿往那个小孩的手里一塞。小孩接在手中看了看鸡腿，又看了看那个南方人。南方人脸上的肌肉动了动，轻声说：“吃吧！”

不远处建成、三福、五牛、六牛、英子、燕子还有跟张庆玉一起来的大宝正在玩耍，见那个小男孩正在吃鸡腿，都围了过来。大宝走到杏儿的面前说：“杏儿，我也要吃！”杏儿看了看脏兮兮的大宝，白了他一眼：“埋汰鬼，不给你吃，饿死你！”大宝小脸憋得通红，冲杏儿喊：“你是俺媳妇，你偏心。”杏儿也大声喊：“我烦你，满身都是臭味。”转身问身边的建成，“三哥，啥是媳妇！”建成便将两只手放在胸前，握成拳头，伸出两个大拇指相对屈伸了几下说：“就是这样，这样……就是像爹和妈那样，晚上睡一个被窝。”说完和三福哧哧地笑，大宝也跟着笑，五牛喊：“杏儿是大宝的媳妇了哟。”英子踢了他一脚，也跟着笑。杏儿突然冲到大宝的身前，挥手就是一耳光：“臭狗屎，笑啥？谁和你睡一个被窝……”大宝捂着脸恼火地骂道：“狗日的，你打我。”冲过去拉扯着杏儿，杏儿抓住大宝的手狠狠地咬了下去。大宝也不哭，使劲地将杏儿推倒在地，手上已印上了杏儿的牙痕，流出了血。建成冲上来把大宝摔倒在地，骑在他身上一边打一边骂：“龟儿子，找死哩！敢打俺妹！俺妹是狗日的，我是谁日的？我也得是狗日的是不是？”

建成弯身给杏儿拍打身上的灰尘。燕子一跳就爬上了建成的后背说：“三哥，咱俩睡一个被窝。”建成就回头笑。杏儿见自己的新衣服被弄脏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进屋就听到大宝正在告状，她一指大宝说：“我不和臭狗屎睡一个被窝！”高有才一愣，旋即桌子上的人齐声大笑起来。高有才就笑骂：“妈个巴子，不害臊！”

酒席摆了一下午，上亲客带着笑意离开了高家。高有才再三挽留瞎子，瞎